

KANSAI GAIDAI UNIVERSITY

# The prototype effect of Modern Chinese Monosyllabic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AA type

著者 (英)	Feng Wang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Journal of Inquiry and Research
volume	101
page range	41-51
year	2015-03
URL	<a href="http://id.nii.ac.jp/1443/00006027/">http://id.nii.ac.jp/1443/00006027/</a>

# 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AA式的原型效应

王 峰

## 要 旨

本文从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表量的增减”谈起，从比较的基准和表量的等级系统两个方面说明“表量的增减”并不是形容词重叠的显在功能。通过对语料的分析考察，本文认为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AA式与范畴中的理想成员具有密切联系，在与动作行为相关联时，它可以以图式的方式存在。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这一属性也致使人们在理解它所联系的事物时具有了格式塔式的心理效果。本文同时指出，这一重叠的语言形式对应于认知上的某种重复。文章末尾还就该形式的教学与讲解提出了一点参考意见。

キーワード：重叠、表量、原型、格式塔心理、教学

## 1. 引言

关于现代汉语形容词的重叠形式，目前比较流行的是“位置定量”说，如朱德熙<sup>1</sup>（1982：27），胡裕树<sup>2</sup>（1979：288），刘月华<sup>3</sup>（2006：201）等。近年也有学者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理论”来解释重叠形式的这一语义功能，如张敏<sup>4</sup>（1997：40-42）。问题是，大多数学者们对这种不同句法位置上所表现出的重叠形式的不同的语义功能只是凭语感来确定的，尚缺乏一个严格的论证的过程，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同一种语法项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语法功能呢？如果在不同的位置上会表现出不同的语义功能，那么我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种不同的语义功能并非来自于该语法项，而是来自于语法位置。还有，按照语言的“象似性”原理，形式越多，内容越多，而重叠的“减量”说又如何解释呢？因此，本文试图脱离开这一传统思考的路径，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论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汉语中的重叠现象<sup>5</sup>。

我们认为不管是“增量”还是“减量”，首先要确定“增”或“减”的基准，也就是是在哪个量基础上的“增减”。我们来看几位学者的论述：

李宇明（1996：16-17）：词语重叠的主要表义功能是“调量”，使基式所表达的物量、数量、动量、度量向加大或减小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单音节形容词和副词，重叠后作状语或补语，一般表程度加强。例如：高高地坐在一辆弹药车上。

朱景松（2003：14）：“细细的”（眉毛）有“挺大的脸”衬托，…说话人想要说的是…细得

细而又细等等，显然都是在基式意义上的加重、强调。

王国栓（2004:24-25）：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大大的眼睛”中的“眼睛”未必比“大眼睛”中的“眼睛”还要大。…确定形容词AA式重叠所表示的量不是同其光杆形式相比，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比较的对象。…（原文例句：这女孩一定是黑黑的）“女孩”的脸色大概比一般黄种人的脸色要黑，所以“她”才可以说“这女孩一定是黑黑的”。…（原文例句：他将铁棒浸入黑黑的墨汁中）“墨汁”是“黑黑的”，但显然它的比较对象不是一般黄种人的脸色，而是说话者所经常接触到的“黑”的东西，如黑衣柜、黑头发等等。“墨汁”比说话者所经常接触到的“黑”的东西还要黑，所以说话者才说“黑黑的墨汁”。这两个“黑黑”都表示程度的增加，但它们比较的对象不一样。

李文确定了比较的基准，但是并没有详细地证明两者之间量的增减。朱文所说的“细而又细”还是“细”，并不能说“细而又细”是对“细”的意义的加重。王文在说明“黑黑的女孩”时将比较的对象确定为“这女孩”和“一般的女孩”，而在说明“黑黑的墨汁”时却将比较的对象确定为“墨汁”和“一般的黑的东西”，判定标准显然是不统一的。

那么，现代汉语的形容词重叠到底和量的增减有什么联系？如果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鉴于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居多，我们便选取了现代汉语单音节重叠AA式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考察。下文的重叠式都是指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AA式。

## 2. 重叠式与量的等级

我们先来看一组例句：

- (1) \*征服高山算不了什么，征服高高的山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 (2) \*A长长的头发，而B只是长头发，所以A比B的头发长。

上面两个例句都不能成立，这说明“高高的”并不能和“高”相比，“长长的”也不能和“长”相比。

再来看一组例句：

- (3) a. 他个子不是比较高，而是很高。  
\*b. 他个子不是比较高，而是高高的。
- (4) 甲：我觉得这件衣服你穿有点儿肥。  
乙：a. 岂止是有点儿肥，是很肥。  
\*b. 岂止是有点儿肥，是肥肥的。

(3) a句中“比较高”和“很高”可以构成一个量的等级，而b句中的“比较高”和“高高的”则不能构成一个量的等级，(4) 乙中的a句和b句有同样的情况，这说明“高高的”并不等同于“很

高”，“肥肥的”也并不等同于“很肥”。单音节形容词与“有点儿”“比较”和“很”组配可以形成某种量的等级序列，而重叠式则很难进入这一等级序列。

### 3.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与理想成员

在描写人物形象时，我们常常会用到“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等等词语，但是这里的个子高的程度、头发长的程度、眼睛大的程度应该是汉语群体成员所共同认可或接受的，如说“姚明高高的个子”就有些牵强，某女性头发垂地，说她“长长的头发”似乎也有不妥，“他眼睛大大的，像牛眼睛一样”似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是因为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所表达的是范畴中的理想成员，这里的范畴是指单音节形容词与具体事物联系所表示的范畴，理想成员指的是该范畴中的为某一共同语言群体所共同接受或认可的事例。如汉语中的“高高的个子”一般应该是指汉语群体所共同接受或认可的“高个子”范畴中的理想成员，这一点还表现在：

重叠式排斥非理想成员，如：

(5) a. 我头发有点儿长了，得去理理了。

\*b. 我头发长长的了，得去理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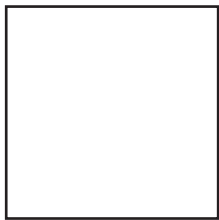
重叠式也排斥极端的偶然现象，如：

(6) a. 印度有位苦行僧，头发很长，达到了不可思议的5米长。

\*b. 印度有位苦行僧，头发长长的，达到了不可思议的5米长。

例(5)中的“有点儿”是一种“不如意”的表达方式，例(6)中的“5米长”的头发自然不是普遍现象，“不可思议”表明了它的极端性，这两例中的情况都不是理想成员，所以不能使用重叠式来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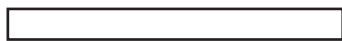
再以现代汉语里作形容词用的“方”为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方”的定义为“四个角都是90度的四边形或六个面都是方形的六面体”，按照这一定义，下面几个图形都可以算作“方形”，但是如果说“方方的”，我们更倾向于图a所示的形状。



图a



图b



图c

如果将四边形的两条对边无线延长（如图c所示），它的“方”的属性就会逐渐降低，可见图a恰是“方”这一语义范畴的理想成员。在实际语言中，我们可以说桌子是方的，也可以说砖头是方的，但是桌子可以说“方方的桌子”，而砖头却很难说是“方方的砖头”，这正是因为“方方的”所表达的是理想的或说典型的方形，而砖头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型。

范畴中的理想成员自然在某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总是在某个方面高于范畴中的非理想成员，如“红红的苹果”所指的成员自然比“红苹果”范畴中的非理想成员（不太红的苹果）要红，所以“红红的”总会给人以“很红”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才会给人以“形容词重叠代表一个‘比较高的量’”的感觉。

此外，理想成员是受人喜爱的成员，这也是有些形容词重叠给人以“可爱”的感觉的来源，如：圆圆的、胖胖的、白白的、嫩嫩的。

前面说到，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所表达的理想成员形成于语言群体的共同的主观认识，也就是说这种理想事例是在某一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如“弯弯的眉毛”并不只是某一个人所认识的“弯”而是大家所认识的“弯”，这种社会共识一般不容易被否定，如：

(7) a. 她眉毛弯弯的。

\*b. 她眉毛不弯弯的。

(8) a. 坑挖得深深的。

\*b. 坑挖得不深深的。

吴仁（2006：88-89）研究指出：一些表达感知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肤觉、运动觉、平衡觉、机体觉等）的形容词容易重叠，如：大、小、长、短、快、慢、香、酸、甜、扁、粗、冷、热、稳、饱等等。一些表达非感知觉的抽象属性的形容词很难重叠，如：妙、歹、差、错、刁、真、忙、惨等等。多义项的形容词在修饰具体事物的义项上容易重叠，如：浅浅的小河、黑黑的屋子、跑得远远儿的。在修饰抽象事物的义项上不容易重叠，如：\*浅浅的认识、\*黑黑的心、\*差得远远儿的。

这和我们的观点是想通的，上述研究中所谓的“抽象”“具体”实际上是形容词所修饰事物的属性，而非性状本身的属性。对属性的认识往往要借助对载体的认识。载体越具体，认识的途径越简单，对属性的认识越容易，也越容易形成范畴中的理想成员。

Berlin 和Kay 对不同语言群体对颜色的认知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当一种语言中只有2个颜色词时，常会是黑与白；有3个颜色词时，第3个词会是红；如果有4个颜色词，第4个词会是黄、绿、蓝中的一个；最后是粉红、紫、橙和灰（转引自池上嘉彦1993：29）。我们可以理解为就人类视知觉而言，前面的颜色容易被感知，后面的颜色不容易被感知。据此我们预测：容易被感知的范畴其理想成员也应该容易被确立，相对应的重叠式使用频率应该更高。我们对颜色词的重叠现象进行了调查<sup>6</sup>，调查结果如下：

黑黑的	白白的 <sup>7</sup>	红红的 <sup>8</sup>	黄黄的	绿绿的 <sup>9</sup>	蓝蓝的	粉红粉 红的	紫紫的	橙橙的 <sup>10</sup>	灰灰的
435	168		113	54	133	1	4	0	16
共603		共546	共300			共21			

调查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 4. 对属性的图式化认知

前面我们讨论了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所体现的性质范畴中的理想成员的属性特点。理想成员也是范畴原型的一种<sup>11</sup>（池上嘉彦1993：103-104）。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具有范畴原型的表达效果。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这种原型效果还体现在它表达的是对属性的某种图式化的认识上。

图式是人对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认知结构，它包括对认识对象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它代表的是抽象的认知结构而非具体的图像（张敏1998：103-136）。

当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与具体名词相结合时（作定语或谓语），它表达的是对该事物的抽象化的，固定化的认识，它具有一定的能产性或说预测性。如“弯弯的眉毛”“弯弯的月亮”“弯弯的镰刀”“弯弯的小路”中的“弯弯的”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弯度。当人们接收到新的“弯弯的…”时，人们就可以用已经形成的对“弯”的固定认识来预测该事物。从而形成较为清晰稳固的形象，而如果接收到新的“弯的…”时，则难以形成相对清晰和稳固的形象。

当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与具体动词相结合时（作状语或补语），它所表达的是某种相对稳固的运动或变化形态。

以物体移动为例，移动的速度可快可慢，对于慢速移动，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速度，如“汽车行驶得很慢”，速度可以是10米/小时，也可以是10公里/小时，人们并不能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但是“汽车慢慢地行驶”给人的感觉是汽车以某个相对稳定的速度在行驶。再如：

(9) 飞机慢慢地升上了天空。

(10) 蜗牛慢慢地爬上葡萄架。

(11) 他在公园里慢慢地散步。

在这些例子中，尽管各个物体实际移动的速度不同，但是我们感觉到的位移速度是差不多的，这种相对稳定的速度反映的就是人们对动态事件的认知过程中形成的图式。这种图式可以说是一种对动态事件的属性的感知原型，或者说是一种“标准图式”。而在语言中人们倾向于用词语重叠来表达这种对动态事件的动态属性的认知图式。比如当对速度的感知与这种依靠经验形成的标准图式相差甚远时，我们就很难用形容词重叠形式来描写。如一个人以5秒/步的速度走路时，我们很难说他在“慢慢地走”，但仍然可以说他“很慢地走”。这大概也是沈家煊先生说“慢”是无

界的而“慢慢地”是有界的原因之一吧<sup>12</sup>。(沈家煊1995: 376)

## 5. 基于理想成员的完形认知模式

### 5.1. 定语和谓语位置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的完形效应

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类对经验和知识的组织活动具有一定的原则(组织律),其中一条就是完整和闭合倾向:知觉者心理存在一种推论倾向,即把一种不连贯的有缺口的图形尽可能在心理上使之趋合。莱可夫在论述理想认知模式时也指出,人类的理想认知模式具有格式塔性(池上嘉彦1993: 65)。

我们以“高高的个子”为例对语料进行了调查,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在相关认知过程中也具有这种完形性。

“高高的个子”倾向于正面描写,也就是说具有“高高的个子”的人通常是正面的人物形象。如:

(12) 张书记高高的个子,憨厚朴实的脸上挂着微笑。

(13) 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不仅人长得精神,还才华横溢。

例(12)中“憨厚朴实”及例(13)中的“精神”“才华横溢”都是褒义词,由此可知所描写的人物形象为正面人物形象。

在从语料库<sup>13</sup>搜集到的66个例句中,属于明显的正面形象描写的有52个,占例句总数的78.8%。在其余的例句中,如果联系上下文,也可以看出这里面的“高高的个子”至少不是对负面人物形象的描写,如:

(14) 她是一位中学教师,她的两个儿子也都是中学生了,高高的个子,站在她的身后。(陆文夫:人之窝)

而“高个子”则不乏用来描写反面人物的例子,如:

(15) 两个审官都是高个子,一个头是尖的,另一个头发平。(老舍:蜃)

(16) 为首的一个30多岁的高个子歹徒,晃着一把明亮的利刀说。(选自1995年2月2日《人民日报》)

以例(16)为例,如果将原文中的“高个子歹徒”换成“高高个子的歹徒”总感觉有些不太合适,这与“歹徒”带有的贬义色彩不无关系。

在对“个子”这一形象的认识中,如果说它是“高高的”,人们似乎总是倾向于“以偏概全”,也就是说,说一个人“高高的个子”“个子高高的”,似乎就等于说他身材匀称,似乎等于说他外表很帅等等。这种效应可以看作是形容词重叠的一种完形效应。这种完形效应恰是范畴原型—理想成员带来的效果。所谓的“理想”就是心理上认为的没有瑕疵,或者“瑕不掩玉”。

形容词重叠所形成的这种完形效应在语言中也还有其他一些表现,比如:

- (17) a. 这苹果红倒是红，就是长得难看了点儿。  
\*b. 这苹果红红的倒是红红的，就是长得难看了点儿。
- (18) a. 他的眼睛大倒是大，就是没有神。  
\*b. 他的眼睛大大的倒是大大的，就是没有神。

## 5.2. 状语和补语位置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的完形效应

我们先来看一组例句：

(19) “压痛”医学上指用手轻轻地按身体的某一部分时所产生的疼痛或异常的感觉。(汉语大辞典)

(20) 朴实的人们话语不多,默默走到温世仁的遗像前,深深地鞠躬,缓缓地离开……(新华社2004年12月7日长篇通讯《谁叫泪水打湿黄土—追记优秀台湾企业家温世仁》)

(21) 他们三个人没走在一起,罗盘、周正在前,小凤离得远远的尾随着。(彭荆风:绿月亮)

(22) 北风首先施展威力,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把大衣裹得紧紧的。(百度文库:南风和北风的故事)

在上述例子中,“轻轻地按”应该是“不轻不重”的力度,是一种既能检测出患者有无病症又不会让患者产生无谓的疼痛的力度;“深深地鞠躬”是一种能充分表达敬意的合适的“弯曲度”;“离得远远的”中的“远远地”是一种即不能让前面的人发现,又不至于因为太远而“跟丢”的距离;“裹得紧紧的”自然不是让身体感觉不舒服的那类“紧”。再如:

- (23) a. 医生按得太轻,轻得他没有任何感觉。  
#b. 医生按得轻轻的,轻得他没有任何感觉。
- (24) a. 鞠躬很深,深到头都碰到了膝盖。  
#b. 鞠躬深深的,深到头都碰到了膝盖。
- (25) a. 小凤离得太远,渐渐跟不上了。  
\*b. 小凤离得远远的,渐渐跟不上了。
- (26) a. 大衣裹得太紧,以致衣缝崩裂,里面的棉花都露出来了。  
\*b. 大衣裹得紧紧的,以致衣缝崩裂,里面的棉花都露出来了。

由此看来,位于状语和补语位置的用来修饰限定动作的形容词重叠形式也具有某种完形效应,这种完形效应应该是来源于人们对动态事件的图式化认知。

## 5.3. 重叠式所具有的的完形效果的其他表现

形容词重叠有些表消极意义的词语重叠后消极意义减轻甚至会产生某种积极意义,如:

- (27) 她摸着我的膝盖,坏坏地笑着,“你们俩在一起,可是我没想到的。”(卫慧:上海宝贝)
- (28) “女人要的是营养够,分量够,而且来源稳定。”还有,“女人只要装得傻傻的伫立一旁,



就会不乏男人追求。(王海鸽：中国式离婚)

我们将上面两个句子稍微变通一下：

(29) a. 我喜欢她坏坏地笑。

#b. 我喜欢她坏笑。

(30) a. 男人喜欢傻傻的女人。

#b. 男人喜欢傻女人。

使用形容词基式的句子显然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喜欢”和“坏”“傻”在语义上是不相容的。而使用重叠式的句子则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这是因为重叠形式将基式本身具有的这种消极意义减轻了。这种情况也和朱德熙先生状补位置形容词重叠具有减轻量的作用的说法一致。这种消极意义的减轻应该是来源于重叠形式所具有的完形效应。

**5.4. 小结：**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具有某种原型性表达效果，它在与名词性成分相结合时指向该范畴的理想成员，与动词性成分相结合时反映某种图式化的认知模式。这种原型性还带来了对事物认知的完形效应。

## 6. 重叠形式与认知动因

某一范畴理想成员的确立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应该是在认知过程中经过多次反复的判断、比较实现的。比如儿童在认知红苹果时会不断从成人那里得到“那个苹果还不怎么红呢”“这个苹果都红得发黑了”“看这苹果多红啊”等等信息的刺激，同时自己对“红苹果”的判断有时会被肯定，有时会被否定，这样反反复复，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红苹果”的理想事例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红红的苹果”的概念。对于“慢走”这一动态事件的认知图式的形成也有同样的过程。这种认知方式上的反复反映到语言中就是语言形式上的重复，这也符合认知语言学中的“语言形式结构反映人们认知上的概念结构”的“象似性”原理。(张敏1997:40-42；周孟战2011：168)

此外，很多研究者认为形容词重叠形式表示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实际上是将重叠形式和基式放在了同一个认知范畴。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形容词重叠与基式不属于同一范畴，重叠形式是基式的下位范畴。形容词基式所代表的范畴往往是基本层次范畴。这一点在语言形式中也有体现，比如对判断的否定：

(31) 甲：你看，那孩子脸圆圆的，多可爱啊。

乙：那孩子脸圆吗？我怎么不觉得呢？

(32) 甲：你可要关紧窗户啊。

乙：我一定关得紧紧的，放心吧。

例(31)体现的是否定了上位范畴也就否定了下位范畴；例(32)体现的是而肯定了下位范畴也就肯定了上位范畴。

## 7.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形式所具有的描写性

很多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形容词重叠所具有的描写性<sup>14</sup>（董为光2011:44）。那么这种描写性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认为这和形容词重叠所表达的范畴原型有关。

首先，能重叠的单音节形容词基式一般反映的是基本层次的认知范畴，这一范畴在概念体系中首先形成并成为思维的重要基础。而形容词重叠所表达的概念则是它的下位范畴，从外延上讲，重叠形式的外延要比基式的外延窄得多，比如说“红红的苹果”的成员要比“红苹果”的成员少得多，“慢走”要比“慢慢地走”的成员少得多。

其次，重叠形式是对范畴中原型成员的表述，而原型成员相对于普通成员具有认知的显著性，也更容易唤起大脑中的记忆表象。

再次，重叠形式与人们的认知图式相关联。认知图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的图式化的属性与具体事物或事件相结合更容易“成像”。比如说在“他慢慢地睁开眼睛”中，“慢慢地”能够唤起我们大脑中存储的对“物体移动速度小—慢”的认知图式，这种图式能够帮助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稳固的画面，正是这种稳固的画面使我们感觉到了它的形象性。而“他比较慢地睁开眼睛”中因为不能唤起这种普遍存在的“慢”的认知图式而难以形成稳固的图像，其形象性也就相对较弱。

## 8. 结论及对单音节形容词重叠教学的一点思考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发现，现代汉语单音节重叠AA式具有一定的原型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来源于它与范畴理想成员或认知图式的关联。这种关联进而还使人们在认知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完形效应，同时，形容词重叠式所蕴含的这种认知模式也使该形式具有了相对于形容词原形对抽象范畴的表达更为具体形象的表达功能，也就是增强了其描写性。

结合以上研究，我们还对单音节重叠AA式的教学进行了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和表量的增减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说“AA的”就相当于“很A”。有时候“AA的”与“很A”在表达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如：

他慢慢地明白了事情的道理≠他明白得很慢

他家的孩子胖胖的≠他家的孩子很胖

你在学校要吃得饱饱的≠你在学校要吃得很饱

其次，单音节形容词重叠是对范畴原型的表述，也从而而具有了某种完形效应。那么我们在

进行形容词重叠教学时，最好能将其放在一个“完形”中去让学生理解和训练。我们调查了几本汉语教材，在讲解形容词重叠时，给出的例句很多都是只含重叠形式的简短的句子，如：

她高高的个子，短短的头发。（《路》P57）

写得大大的（《速成汉语基础教程4》P57）

他个子高高的。（《阶梯汉语4》P116）

如果将这些例句放在一个“完形”中，应该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如：

她高高的个子，短短的头发，总是一副很精神的样子。

老师怕同学们看不清楚，总是把字写得大大的。

此外教师在进行课堂练习时最好也能够给出一个认知的完形，引导学生自然地理解和应用形容词重叠形式。比如在讲“热热的”时，可以给出这样的引导语：

妻子很爱他，冬天下班回家，妻子总是先给他沏上一杯……。

## 注

1. 相关论述如下：重叠式状态形容词的语法意义里都包含着一种量的观念在内，拿（3）来说，重叠式（通红通红）比基式（通红）的程度显得更深，（1）和（2）（即基式是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形式“AA儿的”和基式是双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形式“AABB”和“A里AB”：编者按）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这两类重叠式所表示的程度的深浅跟它们在句子里的位置有关系。大致说来，在定语和谓语两种位置上表示轻微的程度，在状语和补语两种位置上则带着加重或强调的意味。
2. 相关论述如下：有些形容词能够重叠，重叠的形容词用来修饰动词的时候表示程度的加强，例如“高高地举了起来”，“细细地看了一遍”；用来修饰名词的时候，不但没有加重、强调的意味，反而表示一种轻微的层度，例如“短短的头发”、“大大的眼睛”。
3. 相关论述如下：重叠形式的单音节形容词作状语、补语时，表示程度深。…作定语时一般不表示程度深，但描写作用很强，而且包含喜爱的感情色彩。
4. 相关论述如下：各语言重叠式中形式一意义对应的普遍性可以看作“形式越多，内容越多”的数量类象性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更多的相同的形式（重叠）代表更多的相同的内容（名词复数、多量、动作重复、性状增强等）。我们可以更严格地将重叠共性之下的理据表达为：形式元素的重复出现以图样的方式反映了意义元素的复现。
5. 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汉语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现象。
6. 该调查基于北京大学CCL语料库检索系统。
7. 其中除去了：明明白白90例，清清楚楚27例，坦坦白白的3例，做副词用的“白白的”49例，其他1例。
8. 其中除去了“紫红红的”1例。
9. 其中除去了：“花花绿绿的”236例，“红红绿绿的”83例。
10. 其中除去了：“黄澄澄的”18例，“红橙橙的”1例。

11. 作者以“丈夫”为例，认为“丈夫”的理想成员具有“顶梁柱、诚实、有力气、受人尊敬、有魅力”等特征。并且指出这种理想成员的形成与一定社会人群的文化心理有关。
12. 相关论述如下：我们感知某人走路慢，“慢”是走路这一动作的性状，但是“慢”是相对“快”而言，有各种程度不等的慢，“慢”代表一个量幅，是“无界”的。相反，“慢慢地”、“慢腾腾”、“很慢”则表示一定程度（较高程度）的慢，是“慢”的一个量段或量点，因而是“有界”的。
13. 语料库同上。
14. 相关论述如下：重叠手段的意义在于对情态状貌进行生动描绘…形容词重叠所描绘的状态大多属于静态范畴，其表事物性状的，例如：“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小脸”…其表动作伴随状态的，如：“举得高高的”“关得严严的”…。

### 参考文献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胡裕树（主编），1979，《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月华，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沈家煊，1995，“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 李宇明，1996，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王国栓，2004，汉语形容词AA式重叠与量范畴。汉语学习，第4期。
- 朱景松，2003，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语文研究，第3期。
- 吴仁，2006，单音节形容词重叠“AA（的）”功能探微。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张敏，1997，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国外语言学，第2期。
- 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董为光，2011，汉语重叠式概说。语言研究，第2期。
- 周孟战，2011，汉语重叠的认知基础及影响认知模式选择的因素。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George Lakoff著、池上嘉彦·河上誓作他訳，1993，「認知意味論」。紀伊國屋書店。

（おう・ほう 英語国際学部講師）